

師父上人有一天從澳洲淨宗學院特別給我打電話，說他看到西方有一位克拉克老師，編寫的西方「弟子規」《五十五條班規》，很通俗很容易讓人接受，師父也希望我編一本現代的《弟子規》。我就以「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、仁愛和平」道德的科目，用白話編寫了《幸福人生六十守則》，這本書有古今中外三百多則故事，大家很容易學習。有些學生成為了父母之後，把這本書當成床邊故事，每天講給孩子聽，孩子們都是百聽不厭。師父也給這本書寫了序題了字，這也是對我很大的鼓勵。

有一次，師父從國外回到極樂寺，叫我去他的房間，送給我一套《群書治要譯注》，叫我好好研讀。沒多久師父又把我找去，叫我在極樂寺帶「群書治要班」。《群書治要》是唐太宗讓魏徵等大臣選取經史子的菁華編輯的。師父提倡《群書治要》救世界，《無量壽經》救自己。師父要求我帶班，我是誠惶誠恐。我自己是學理工的，國學是半路出家，我也沒有多大把握。有一次跟師父散步，我請求是不是由其他菩薩大德來帶「群書治要班」，師父毫不猶豫的說了一句話：「就是要你帶」。既然師父這樣說，我想承擔是成長的開始，那麼在二〇一四年七月，師父老人家正好在極樂寺，我們第一次開始《群書治要》的學習，師父更是親自主持第一堂課的開課，很多同學報名，極樂講堂坐的滿滿的。我從《群書治要》裏選擇《孝經》部分作為第一堂課，後來也把講義編成《孝經白話解釋》。之後又學習《道德經》《莊子》，因為《莊子》在《群書治要》分量不多，我們就《老子》《莊子》一起學習。學完老莊，下面最難的是《易經》，對我來講是個非常大的挑戰。我為了要教，

我們請了華梵大學文學院院長周春塘教授講《易經與生活》，也請了中華易經學會的理事長給我們「群書治要班」講課。學習之後我才掌握到重點，才開始編講義。講義《易經白話解釋》編成了，一共二十七萬字。從帶「群書治要班」，我深深體會到教學相長，我才瞭解師父的苦心。

師父上人把淨土法門的這些理論方法介紹的非常詳細，更重要的是師父上人把《無量壽經》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如何降服自己的煩惱習氣講得非常清楚。過去學佛，常常是理論是理論，行為是行為，生活是生活。真的不曉得如何把佛法和世法怎麼結合起來。早期我二十年學佛，沒有遇到師父以前，真的不曉得怎麼做。師父把佛法如何落實在生活中，所謂學以致用，講得非常清楚。師父說讀書不會學以致用，是書呆子；學佛不會學以致用，是佛呆子。師父給我一生的影響，能夠認識淨土，並且督促我帶領大家一起學習，自利利他，自覺覺他，一生受用無盡。